

<<璞娜的真相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璞娜的真相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19076156

10位ISBN编号：7219076150

出版时间：2012-1

出版时间：广西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卡琳·佛森

页数：316

字数：150000

译者：杨怡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璞娜的真相>>

### 内容概要

从未出过远门的冈德去印度旅游时，找到了梦中情人璞娜，两人在当地结了婚。冈德回到挪威的家乡，准备迎接从印度飞来的璞娜。就在璞娜飞到挪威当天，冈德的妹妹玛丽因车祸重伤住院，而她丈夫卡斯滕出差在外，冈德必须去医院看护玛丽，因此无法去机场。于是他委托出租车司机卡莱去机场接自己的新娘，而卡莱却没有找到璞娜。第二天，在离冈德家不到一公里的草坪上发现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印度女尸，使宁静的小镇沸腾起来。警方很快介入调查，警官塞吉尔和他年轻的搭档斯凯尔负责此案。目击者纷纷出场，卡莱因有所顾虑而语焉不详，杂货店老板冈沃德因视力不好而无法提供有效线索，咖啡馆老板遮遮掩掩，女学生琳达出于幻想，提供的线索半真半假……每个人似乎都在刻意掩饰什么，提供一部分真相的同时，也在制造谎言。这些零散的线索无法拼成完整的拼图，而嫌疑犯的名单却越来越长，令案情陷入胶着状态。

## <<璞娜的真相>>

### 作者简介

卡琳·佛森（Karin Fossum）：来自挪威的小说家，1974年第一次发表她的诗作之后，开始从事短篇小说的创作。到目前为止，她以侦探塞吉尔为主角的系列罪案小说已被翻译成20种语言，与冰岛的阿诺德·英卓达森、瑞典的曼凯尔、丹麦的彼得·霍格，并列北欧四大犯罪小说家，被誉为“挪威犯罪女王”。卡琳·佛森最大的特点是，擅长一步步逼近罪犯心灵深处，尝试去揣测那些被社会遗忘的“局外人”的内心，并通过细致入微的内心描写，让读者能够更深层次的了解那些犯罪的心理。

<<璞娜的真相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
- 第二章
- 第三章
- 第四章
- 第五章
- 第六章
- 第七章
- 第八章
- 第九章
- 第十章
- 第十一章
- 第十二章
- 第十三章
- 第十四章
- 第十五章
- 第十六章
- 第十七章
- 第十八章
- 第十九章
- 第二十章
- 第二十一章
- 第二十二章
- 第二十三章
- 第二十四章

## &lt;&lt;璞娜的真相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一阵狗吠划破了寂静。

母亲正在水槽边洗碗，听到狗叫后抬头朝窗外望去。

狗正从喉咙深处嘶吼；健硕，漆黑的身体因激动而微微颤抖。

随即她看到儿子从红色的高尔夫车里走下来，身后一只蓝色的袋子掉在了地上。

他朝窗户瞟了几眼，度量着他母亲隐约的轮廓。

然后走向狗，解开了狗链。

狗冲向前把他扑倒在地，主仆两个滚在一边，地上一片尘土飞扬。

狗猎猎地咆哮。

儿子对着狗耳朵不停亲切地骂，有时还扯着嗓子喊，抽打这条罗纳威狗的鼻子。

最后狗终于顺服了。

儿子慢慢站起来，拍掉裤管上的尘土，又朝窗户瞟了一眼。

狗不情愿地起身，耷拉着头蜷缩在主人面前，直到主人允许才顺从地向前去舔他的嘴角。

这时候他才起身走向屋子，进了厨房。

“老天爷，看看你这幅德性！”

” 他的蓝色T恤上血迹斑斑，手上道道割痕，脸也被狗抓伤了。

“从来没见过这样的”，她一脸不高兴，一边唠叨，一边用鼻子嗅，“把包放一边。等会我还有很多衣服要洗。

” 他双臂交叉在胸前，抓伤的双臂跟身体其他部分一样孔武有力。

体重近100公斤，却没有一丝赘肉。

肌肉由于刚刚得以施展，还在冒汗。

“别大惊小怪，”他说，“我自己来”。

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自己洗衣服。

就他？

“你去哪儿了？”

”她说，“该不会从六点一直锻炼到十一点吧？”

” 他咕哝了几句，背对着她。

“跟邬拉在一起，看孩子”。

她盯着他那宽阔的背看。

头发金黄，像刷子那样直立，其中细细的几束染成了猩红色，好像着了火似的。

转眼他进了地下室的楼梯。

母亲听到洗衣机启动的声音后，放掉水槽中的水，盯着院子看。

狗已经躺下了，头倚着爪子。

最后一丝天光渐渐退去。

这时儿子已经回来了，说要去冲个澡。

“这时候洗澡？”

不是刚从健身房回来么？”

” 他没回答。

过不了多久就听到儿子在浴室里唱歌，歌声在贴了瓷砖的浴室里沉闷地回荡。

然后医药柜的门砰了一下。

估计是在找石膏吧，傻孩子。

母亲笑了。

这些粗鲁的行为都可以理解，毕竟是个男人么。

她将永记这些。

好日子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了。

## &lt;&lt;璞娜的真相&gt;&gt;

..... 故事从冈德o约曼的旅行开始。  
他大老远跑去印度给自己找了个老婆。  
有人问起时，他并没有说他是找老婆去的。  
甚至自己也不承认。  
他是去看看世界的，他同事问起时他这么说。  
这是多么荒唐又奢侈的事啊！  
他从来都不在自己身上花钱。  
几乎不出去，纵然受邀也从不去圣诞晚会，一直不是忙家里，就是忙院子。  
要么就是车子。  
就人们所知，他也没谈过女朋友。  
冈德不受谣言所困，他不折不扣的是个坚定的人。  
虽然无法否定他慢，但是都能不动摇地达到自己的目标。  
他自己掌握时间。  
那年他51岁，晚上的时候会坐着翻一本书-他妹妹玛丽送给他的礼物-书名叫《世界各国人民》。  
冈德在一家小而稳当的农用机械专卖店工作，除了家里单位两点一线，哪儿都没去过。  
玛丽想让他至少有机会看看大千世界的图片。  
冈德看看书，浏览下插图，其中对印度最感兴趣。  
女人前额上有红色的点。  
还有浓妆的眼睛，妩媚的微笑。  
冈德被书中其中一个女子吸引住了，不由得做起美梦来。  
冈德是个独一无二的梦想家。  
他闭上眼睛，思绪也随之飘走了。  
那红衣女子如羽毛一般的轻盈。  
双目如黑水晶般深邃而乌黑。  
她那镶有金色荷叶边的头纱包住了头发。  
他如此凝视这张照片已经好几个月了。  
他清楚他想娶个印度老婆。  
不是要个顺从，奉献的女人，而是找个人来珍惜和宠爱。  
挪威女人不喜欢受宠。  
事实上，冈德一直不了解印度女人，不了解他们所欲所求。  
他自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缺：房子，园子，车子，工作，设备齐全的厨房。  
浴室有地暖，有电视，录像机，洗衣机，烘干机，微波炉，一颗热忱的心，以及银行的存款。  
冈德不傻，他也清楚能不能在爱情中成为幸运儿，还有其他更抽象的决定因素。  
但是如果这些因素学不会买不到，对冈德就派不上用场。  
“会轮到你的”他母亲躺在医院那张巨大的病床上时，常这么说。  
他父亲早他母亲几年就过世了。  
冈德从小到大生活中就母亲和妹妹玛丽两个人。  
他母亲七十岁时得了脑肿瘤，很长时间神志不清。  
但他则耐心等待妈妈再次成为那个他深爱也深知的人。  
会轮到你的。  
你是个好孩子，冈德，是的。  
总有一天会有那么一个女人出现的，你看着吧。  
但是他没看到什么人出现。  
所以他定了张去印度的机票。  
他知道印度穷。  
有可能他找到的女人是因为身不由己，而不得不随着他来到挪威，来到他那座漂亮的房子。  
如果她家人愿意，他愿意出钱让他们都来挪威看看。

## &lt;&lt;璞娜的真相&gt;&gt;

他并不像爱屋而不及乌。

如果她信仰复杂的话，他肯定也不会不让她遵守那些规定。

冈德是出了名的耐心。

但愿他能找到了个妻子！

当然还有其他选择。

但是他鼓不起勇气和陌生人一道做大巴去波兰。

他也不想坐飞机去泰国。

有关泰国是是非非的听闻太多了。

他要自己找老婆。

一切都是自己来。

他想到过坐着浏览有女人照片和介绍的目录，或者看不同女子轮流出场自我介绍的电视。

但这些都对冈德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。

给他一千年他也做不了决定。

阅读灯的灯光照得他渐秃的头顶暖暖的。

他在世界地图上找到了印度和几个主要城市：马德拉斯，孟买，新德里。

他喜欢靠海的城市。

很多印度人能说英语，这点更是让冈德信心倍增。

《世界各国人民》上说有些甚至基督徒。

如果他遇到的女子既是基督徒，又能说英语，那就是天缘之喜了。

年纪倒没那么重要，二十五十都可以。

他不敢奢望她有孩子，但是如果有，他也照单全收。

他可能得讨价还价。

其他国家的很多风俗习惯和家里很不一样。

如果是钱的问题，他会很慷慨。

他母亲死后留下了客观的遗产。

首先他得找个旅行社。

总共有四个可供选择。

一个在购物中心内，只是一个柜台，得站着翻宣传册子。

冈德喜欢能坐下来的。

这可是件重要的事，不是站着匆匆忙忙就能定得下来的。

他宁愿去镇上。

那儿有三个旅行社。

他查了查电话黄页，记起来玛丽有一次在他家留了本度假宣传册来引诱他。

这就是典型的玛丽。

他一边想一边查看册子中的“1”目录。

他看到了“亚里索斯，伊比萨，爱尔兰。

难道印度没有节假日么？

他在印尼群岛下面找到了巴厘岛，但是翻过去了。

非印度不可。

大不了直接打电话给机场订票。

他自己可以搞定的，就跟往常一样。

而且在大城市里游客很多。

但是现在天色已晚，来不及打电话了。

他又翻了一遍《世界各国人民》。

长时间凝视着那个印度美人。

想象她非凡的美丽，肤色金黄，肤质细腻，精致优美。

她用纤纤素手把头纱拢在下巴下。

## &lt;&lt;璞娜的真相&gt;&gt;

手腕上带着首饰。

她用她那黑但是闪着光，可能是太阳光的双眸盯着冈德，直入他渴望的大而蓝的眼睛深处。

他慢慢闭上眼睛。

女子随机进入他的梦乡。

冈德在椅子上打起了盹，梦中与金色美人一起翩翩飞翔。

她轻若无物，血红的衣裳在脸上飞扬。

他决定中午午休时打电话。

他走进几乎弃之不用的办公室。

现在几乎已经是个储藏室了，靠墙堆着一箱箱的活页笔记本和文件。

墙上贴着一张彩色的招贴画，画中田野上的拖拉机上坐着一个粗糙的男人。

那无边无际的田野最后跟海平面一样消失在了模糊但湛蓝的天际。

招贴画上写着“没有农民就没有挪威”。

冈德拨通了电话。

“国际旅行请按2”电话中一个声音说。

他按了2.等了一会另一个声音说“您现在排在第19个。

请稍等”。

这个声音间歇性地重复。

他在手边的板上涂涂画画，试着画个印度龙。

透过窗户他看到一辆车停了下来。

“您现在排在第16个……第10个……第8个”。

他觉得这是通往某一决定性时时刻的倒数。

他心跳开始加快，更加认真地画起了那条笨拙的龙。

接着他看到农民萨瓦斯塔德从黑色福特车上走了下来。

他是个好顾客，每次来都问冈德买，也不喜欢等人。

现在越来越紧急了。

电话听筒里传出了音乐声，一个声音说马上就会有旅行顾问接听电话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比约恩松，一个年轻的销售冲进房间。

“萨瓦斯塔德，要你过去。

你坐在这儿做什么？

“他又加了一句。

“我马上过去。

你跟他先聊会天，聊聊天气。

最近天气不错。

“他听到话筒里一个女子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“他根本无视我，叫我走开”，比约恩松说。

冈德示意他先离开。

终于比约恩松会意走掉了。

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萨瓦斯塔德一脸不满。

他迅速地瞟了一眼手表，表明他没时间等，而且对这种不热情的接待态度非常不满。

“你得先飞去法兰克福，10点15分起飞”，她说，“法兰克福有13：10起飞的航班，当地时间00：40到达。

“什么是当地时间”？

冈德问，一边疯了似的涂鸦。

“时差是3小时30分钟”。

她说“很好。

我就订这票。

多少钱？

## <<璞娜的真相>>

” “往返么？”

” 冈德犹豫了。

如果两个人一起回来呢？

这正是他一直以来希望，梦想和期望的。

“我以后可以改票么？”

” “是的，有可能。”

” “那我要往返的。”

“总共6900克朗。”

你可以在机场取票，或者我们可以邮寄给你。

你要哪种呢？

” “邮寄”他说。

然后把自己的名字，地址，信用卡号告诉她。

“布兰德维恩，2号。”

” “还有一点，”电话那头的女子订完票后说“已经不叫孟买了”。

“不是了？”

” 冈德惊讶地说。

“现在叫孟拜了，从1995年开始的。”

“我记下了。”

” 冈德真心地说。

“SAS祝您旅途愉快。”

” 他放下话筒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萨瓦尔斯塔德推开门，朝他瞪了一眼，想把冈德吓个屁滚尿流。

他是过来买收割机的，这事着实使他捏了把汗。

他铁拳般死守着家族农场，没人敢和他合买新机器。

他是个绝对没法与之共事的人。

“萨瓦尔斯塔德”，冈德说着几乎跳着站了起来。

刚刚发生的一切已经是他满脸通红。

“我们开始吧。”

” 接下来的几天冈德都魂不守舍的。

注意力不集中但又非常清醒。

晚上很难入睡。

他躺在床上想马上要到来的旅行，想那个他会遇上的女子。

孟买-他自我纠正了下-孟拜的一千两百万人当中，必须得有一个合适他的。

她在那儿过着自己的小日子，丝毫没有察觉。

他想给她买件小礼物。

一件挪威产的，她从未见过的东西。

挪威银丝胸针兴许可以，可以配她的红衣裳。

或者蓝衣裳，或者绿衣裳。

不管什么衣服，胸针就是搭配衣服的。

第二天他就开车去镇上买一个。

不买硕大的或者浮夸的，而是小而清爽的。

如果她带头纱的话，可以用来别头纱。

但也许她穿裤子和毛衣，这个他也没法知道。

他的想象天马行空，根本睡不着。

她前额会有朱砂么？

他脑子里浮现他把手指放在那红点上，然后她羞涩地微笑的画面。

“非常好”，冈德黑暗中用英语说道。

## &lt;&lt;璞娜的真相&gt;&gt;

他得练习英语了。

“非常感谢。

等会见。

”他还是会说一些的。

萨瓦尔斯塔德已经基本决定买克拉斯产的“Dominator”，58S了。

冈德赞成这个决定。

“只有最好的才够好。

”他笑道，把自己的印度之行藏在心底。

“六缸的帕金斯发动机，100马力。

三段式机械齿轮箱，配有液压变速器。

切割板长三米，宽60厘米”。

“价格呢？”

”萨瓦尔斯塔德不高兴地问道，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是五十七万克朗。

冈德把手别在胸前。

“你还需要一个新的打捆机。

一次性做好投资，买个Quadrant牌的吧。

你的仓储空间不够”。

“我要圆捆的，”萨瓦尔斯塔德说，“我弄不了大方捆”。

“你这只是习惯成自然了，”冈德镇定地说。

“如果你有合适的工具，就可以少雇季节工人。

你雇的那些波兰人也要花钱的么，不是么？”

买一个新的Dominator，再加一个打捆机，不要帮手你也能完成工作了。

我给你最低价。

相信我。

”萨瓦尔斯塔德在啃一根稻草，饱经风霜的眉头紧锁，内陷的眼睛中先是流露出悲伤，然后慢慢舒展开朗起来了。

换任何一个其他销售员，都不会向连一台收割机都买不起的人再推销一台其他机器。

但是冈德赌了一把，跟往常一样大获全胜。

“就当是为将来做的投资吧，”他说，“你还年轻。

没必要买次的。

现在你工作太拼命了。

让Quadrant替你堆大方捆吧。

好堆，占地少。

我们这地区还没其他人敢堆大捆的。

过不了多久他们每个人都会跑过去参观了。

”这番话起效了。

萨瓦尔斯塔德对这个画面欢欣鼓舞：一小群邻居往他院子里偷窥。

但是他要打个电话先。

冈德带他去了空荡荡的办公室。

然后走开去起草合同。

这笔销售基本已是囊中之物了。

简直绝妙。

长途旅行前还能做比数目客观的生意。

这样他旅行花钱就心安理得了。

萨瓦尔斯塔德回来了。

“银行给了绿灯，”他说。

他跟煮熟的龙虾般红彤彤的，但是浓密的眉毛下的双眼却闪闪发光。

## &lt;&lt;璞娜的真相&gt;&gt;

下班后冈德去了镇上找了家珠宝店。  
他看到玻璃柜台中只有戒指，提出要看看民族服装的银配饰。  
店员问他要哪种。

冈德耸了耸肩。

“呃，任何一种。

胸针吧。

当礼物的。

但是她没有挪威民族服饰。

” “只有穿民族服饰时才戴银丝胸针”。

“但是一定要挪威产的，”冈德说，“挪威特色的”。

“给外国女士的么？”

”店员刨根问底。

“是的。

我想她穿自己民族服装时戴”。

“什么样的服装？”

”她问，越发好奇了。

“印度纱丽，”冈德自豪地说。

柜台里面没有做声。

店员肯定是不知所措了。

她不免对冈德颇为迷人的固执感动，几乎无法拒绝卖给他。

但是另一方面挪威手工艺艺术家协会确实有佩戴准则的规定。

但是，如果一个女子想把银丝胸针戴在橘黄的纱丽上，在印度四处游逛，工匠委员会肯定也会一筹莫展。

所以她拿出民族服装银饰的托盘，挑选了一个中等大小的银丝胸针，一面怀疑对面这个奇怪又自制的顾客是否清楚行情。

“1400克朗。

给你比较下，这个是哈当厄尔产的。

我们有比这个大的，也有比这个小的。

但是纱丽中一般镶有很多金线，所以我想要素些的才能有理想的效果”。

她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夹些讽刺，但是当看到她看到冈德时控制住了。

他把螺旋状的胸针从天鹅绒面料中取出，用几根粗糙的手指举起来对着光看，一脸梦幻的表情。

她被感动了。

尽管种种，她被这个迟缓，笨重，害羞的男人的某些举止融化了。

他爱上别人了。

冈德不想再看其他的胸针了。

那样他只会犹疑不决。

所以他买了第一个，也是最好的一个，然后让人包装起来。

他打算回家后再打开，好好欣赏下。

在回家途中，他不断敲打方向盘。

因为他脑子里想象那女子用棕色手指打开包装的画面。

包装纸是黑色的，带有一丝丝的金色。

绕着盒子的缎带是血红的。

盒子在冈德边上的座位上。

也许他得去买点药，以防拉肚子。

那些外国食物！

米饭，咖喱。

辣的跟什么似的。

## &lt;&lt;璞娜的真相&gt;&gt;

还有印度货币。

自己的护照过期了么？

肯定要忙了。

最好给玛丽打个电话。

冈德住的村子叫埃尔维斯塔德。

有2347个居民。

一座始建于中世纪的木头教堂，1970年重修过。

一个加油站，一所学校，一个邮局，还有一间路边咖啡馆。

咖啡馆是类似小木屋和尖顶仓库的杂交体，很难看。

下面是柱子支撑的，通往大门有几级陡峭的台阶。

走进咖啡馆就是一个自动电唱机，Wurlitzer牌的，还在使用。

屋顶上是红白色的招牌，写有“艾纳咖啡馆”。

到了晚上，艾纳会打开招牌上的灯。

艾纳o桑德经营这家咖啡馆已经有17个年头了。

他有老婆孩子，还有堆到嗓子眼的债务，就因为村外那所富丽堂皇的瑞士木屋式的别墅。

但他有卖啤酒的许可，他也因此终于可以按时还上按揭贷款了。

就因为这个简单的理由，咖啡馆不愁没顾客。

他认识村里所有人，铁拳般经营这个生意。

他来没过多久就打听到村里大多数年轻人哪年生的，如果未成年人要去买酒就用手按住啤酒龙头不放

。

还有一个村礼堂，用来举办婚礼和坚信礼。

大多数村民都务农。

还有好一些新搬来的。

他们逃离了城市，对宁静的乡村生活有罗曼蒂克的观念。

但这都是曾经了。

大海只有半小时车程，但是村子里的空气并没有飘荡着咸咸的味道。

这里的空气是洋葱和韭菜的味道，或者春天里肥料的恶臭，秋日里苹果的甜香。

艾纳是首都搬来的，但不想回去。

他是咖啡馆唯一的所有人。

只要他经营咖啡馆，方圆几英里内不会有第二人敢开第二家。

他会把咖啡馆继续经营下去，直到自己被装在盒子里抬出去。

因为他能控制人们不过度饮酒和打架，大家都乐意去他那儿。

女人们去喝咖啡，吃点心，孩子们去吃香肠喝可乐，年轻人喝杯酒。

艾纳咖啡馆没有异味，及时倒烟灰缸，灯一有烧坏马上就换，里面一尘不染。

他老婆在家里的洗衣机里洗红白格子的桌布。

虽然这地方没有自己的风格，但是并不庸俗。

没有塑料花。

最近艾纳花钱买了一个更大的洗碗机，以节省手洗玻璃餐具的时间。

卫生巡视员随时可以去检查厨房。

里面的设备和卫生状况是过关的。

人们在艾纳咖啡馆里打听村里的小道消息。

谁跟谁在约会，谁在闹离婚，哪个农民可能随时要变卖家产。

村子里只有一辆小出租车。

司机叫卡莱o莫，开的是辆白色奔驰车，他滴酒不沾，随叫随到，可以通过固话或者手机联系到他。

如果他没空，他会从镇上调一辆过来。

只要卡莱o莫一天是村里的出租司机，别人就拿不到许可。

他已年过六旬，很多人在后面排队。

## &lt;&lt;璞娜的真相&gt;&gt;

艾纳每周六天在咖啡馆，工作日到晚上十点，周六则营业到午夜，周日不开门。他工作很卖力，行动迅速，像竹竿般瘦削，红兮兮的头发，细长胳膊。腰带上挂着一条茶巾，上面一有污点就换掉。他老婆莉莲除了晚上基本见不到他，她有自己的生活圈子。夫妻两个已经没什么共同点了，甚至连吵架都吵不起来。艾纳没时间想象更好的生活，他工作太忙了。他们那所瑞士木屋式的别墅价值160万克朗，里面有一个桑拿浴房，一个健身房。但他从来没空使用。

村里部分或者所有的核心人物都在咖啡馆聚会。大多是18到30岁间的年轻人，有女朋友的，也有没有女朋友的。因为艾纳就有卖啤酒的许可，他们就不去镇里见其他地方的女孩子了。从家里走走就到咖啡馆，整个村子也就那么点大。他们宁愿花钱多喝几杯啤酒，也不愿把坐镇上昂贵的出租车回家。所以他们到头来都和本地的女孩子结了婚，留在了本地。但是，结婚之前，女孩子们和不同的男友交往。这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，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。

在地方议会无数次的辩论后，埃尔维斯塔德建了一个购物中心。这样一来，冈沃德的开在壳牌石油加油站隔壁的杂货小店，就岌岌可危了。购物中心内，不知哪个大胆的开了个有两张日光浴床的店，还有人开了家花店，第三家是小小的香水铺。

第二层是普通诊所和牙科诊所，以及安妮开的理发沙龙。村子里的年轻人的头发都是镇上才能打理的，他们不去安妮那儿理发。他们肚脐上耳朵上的钉和环也是镇上才能打的。安妮和孩子的父母们都认识，是出了名严厉。但是年纪大点的人还是忠诚地去冈沃德家去买东西。他们都拉着购物车，背着老旧的灰色背包，来买碎肝、血肠，质地软但味很冲的奶酪。对奥莱冈沃德来说这生意很赚钱。多年前他房子的贷款就已经还清了。

冈德从未去过咖啡馆，但艾纳很清楚冈德这个人。偶尔有几次，冈德会停下来买个科龙牌的草莓冰激凌。天气好的话还会坐在外面的塑料桌子边吃。艾纳认识冈德的房子，知道他家在往朗斯克格方向，离村中心四公里远。还有，村里所有的农民都跟冈德买农具。现在他正开门进来，手已经放在衣服内袋里了。

“我只是想问问，”他小心地说，就他平时的性格来说来显得有些急促，“这儿开车去机场要多久？”

“加勒穆恩机场么？”

艾纳问，“一个半小时吧。”

你去国外的话要提前一个小时到那。

我要是你的话再提早半小时，以防万一。

“他不停地擦一个三角形的烟灰缸，” “早上的航班么？”

“他好奇地问道。”

冈德从冷柜挑了个冰激凌，“10：15的。”

“那你可得早起了。”

艾纳转过身接着干活去了。

他既不友好，也没微笑，看上去像被人冤枉了一样，也没有看冈德的眼睛。

“是我的话我就7点起身。”

## &lt;&lt;璞娜的真相&gt;&gt;

” 冈德点了点头，付了钱。  
问艾纳比问SAS那个女接线员好。  
艾纳认识冈德这个人，不会让他难堪的。  
但是另一方面，不出当天晚上整个村子的人都会知道冈德要出门远行的事了。

“ 出远门么？

” 艾纳问道，漫不经心地，一边擦另一个烟灰缸。

“ 很远，很远， ” 冈德淡淡地说。

他撕开了冰激凌的包装纸，走了。

一边吃，一边开最后几公里路回家。

艾纳肯定纳闷了，但是冈德无所谓。

玛丽听到这消息非常激动。

她马上跳上车就过来了。

她老公卡斯滕出差去了。

她很无聊，想听冈德说说前因后果。

冈德有些不愿说，因为玛丽很有洞察力，冈德不想让她发现自己的动机。

但是她却非来不可。

一个小时后，玛丽登门了。

冈德正在整理房子。

如果他能带个人回家，家里一定得一尘不染才行。

玛丽泡了咖啡，又在烤箱中热了几块华夫饼。

她自己在特百惠盒子里带了些奶油和果酱过来。

冈德颇受感动。

他们俩挺亲密的，但从不是无话不谈。

他不清楚玛丽跟卡斯滕过是不是开心。

她从来不提卡斯滕，就跟他不存在一样。

他俩也没个一儿半女的。

但是无论如何，她是个迷人的女子。

黑头发，清清爽爽的，就跟他们妈妈当年一样。

个头小但丰满，而且温柔聪慧。

冈德曾相信她想嫁给谁就可以嫁给谁，但没想到最后跟卡斯滕定下来了。

她看到《世界各国人民》在桌上，就拿过来放在了自己膝上。

书自动打开到印度美女的那幅图。

她抬头看着自己哥哥，大笑了起来。

“ 现在我可算明白你去印度的原因了，冈德。

但是这本书挺老了。

我猜她现在已经50左右了，估计也是又老又丑了。

你知道么，印度女人一直到30岁看上去都像15岁？

然后突然间就老了。

是阳光的原因。

也许你应该给自己找个已经过了三十的，那样就清楚自己找到的是什么样的。

” 她笑得很开心，连冈德也一同笑了起来。

他不怕皱纹，但玛丽怕。

虽然她已经48了，但是脸上一条皱纹都没有。

他在一张华夫饼上抹上奶油酱。

“ 我对那儿的美食和文化最感兴趣 ” 他说，“ 文化，音乐，这类东西。

” “ 是的，我信， ” 玛丽笑了，“ 下次我来吃晚饭时，就能看到让我流口水的炖菜了。  
还有墙上会画满龙。

## &lt;&lt;璞娜的真相&gt;&gt;

” “说不定你真会的，”他笑着说。

然后他们俩都长时间不说话，只是各自吃饼喝咖啡。

“在外面溜达时，不要把钱包露在后口袋外面，”停了好久她说到。

“买个小钱带。

别，别买，用我的吧。

我的很素的，一点不女气。

” “我不要拿着个包四处走动，”冈德说。

“不，你必须要有。

那样的大城市到处都是小偷。

想想吧，你这样的乡巴佬，独身一人，在人口一千两百万的城市里。

” “我不是乡巴佬，”冈德说，有些受辱，“你当然是了，”玛丽说。

“就算其他人都不是，你也是。

而且你看上去就像。

你在外面走路时可不能漫步走。

” “不能漫步走？

”他有些不解。

“得阔步走，就像赶去开重要的会议，得装得看上去很忙的样子。

你是个有重要差事在身的生意人，最重要的事，你要表现得对孟买了如指掌。

” “孟拜，”他纠正道，“对孟拜了如指掌”。

“人行道上有人找你走来时你要直视他们的眼睛。

走路要挺直腰板，步子要坚定，扣上外套，这样钱带不会露出来。

” “那边穿不了外套，”他说，“这时候有40度”“你必须得穿，”玛丽说，“遮阳，”她舔了舔嘴角流出来的一滴奶油酱。

“不然你得买件罩衫。

” “罩衫？

”冈德咯咯笑了。

“你到时候住哪儿？

”他妹妹继续问道。

“当然是在酒店了”。

“恩，什么样的酒店？

” “舒服的。

” “叫什么名字？

” “不清楚，”冈德说，“我要到那边才知道。

”她睁大了眼睛，“你还没订酒店啊？

” “我知道住什么样的地方”他说，感觉有点被攻击了。

他迅速地看了她一眼，看着她雪白的额头，细细描黑过的眉毛。

“跟我说说，”她说，把咖啡放在膝盖上。

“说说你到底住什么样的地方。

当你走出那又大，又复杂，又酷热，又嘈杂的机场，前后左右都是人，四顾要找一个出租车招呼站。

然后一个陌生人走上前来，拉住你的衬衫，一边跟你说听不懂的话，一边抓走你的行李箱，径直向一辆破旧的车走去。

你当时又累又热，脑子一团糨糊，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，表上的显示时间晚了几个小时。

你做梦都想冲个凉。

冈德，你要怎么对这个黑黑瘦瘦的陌生人说。

”他放下华夫饼，回答不上来。

她不是在开玩笑吧？

然后他又镇定下来，看着妹妹的眼睛说，“你能带我去间舒适的酒店么？

## <<璞娜的真相>>

” 玛丽点了点头，“很好！

但是问这之前你怎么做？

” “我不知道，”冈德说。

“要问下价格！

谈好价钱之前，不要坐上那出租车。

在机场内就问好。

汉莎航空在那可能有咨询台，他们会站在你那边的。

” 他摇了摇头，想说她很可能是嫉妒。

她自己也没去过印度。

只去过西班牙的兰萨罗特岛，希腊的克里特岛什么的。

挪威人瑞典人都去那些地方。

她不喜欢那些服务生在她走过后喊她，“喂，瑞典妞！

” 印度不一样。

“你打过疟疾预防针了么？

”她说。

“需要打吗？

” “你得打电话问问医生。

回来时可不能染上疟疾，结核，肝炎或者之类的病。

别喝自来水。

别喝果汁，也不要吃水果。

确保吃的肉都是全熟的。

纵然你喜欢吃冰激凌，也要控制住别吃。

冰激凌没什么不好。

但是不要吃印度的就行。

” “可以喝酒么？

”我问，精神很好。

“应该可以吧。

但是看在老天爷的分上，别喝太多，不然会惹麻烦的。

” “我从不喝醉，”冈德说，“我已经有15年没有喝醉过了。

” “我知道。

还有要给家里打电话，知道吧？

你得跟我说你平安抵达了。

我会帮你收邮件。

浇花。

你去的两个星期期间，草坪要割个一次两次的。

你也会开车把保险箱运到我那儿去的，对吧？

省得放在家里招小偷。

你把车停在机场的吧？

我猜停车费可要放你不少血呢。

” “还不清楚，”他说。

“你不清楚？

得提前预定长期停车位，”她告诉他说。

“你明天就得打电话。

可不能直接开车去机场，想停哪儿就停哪儿。

” “恩，我也觉得不能那样，”他说。

她过来可帮了忙了。

在这些批评的狂轰滥炸下，他有些许头晕，决意去拿了瓶干邑。

<<璞娜的真相>>

是，老天作证，他该喝一杯了。

玛丽擦擦嘴巴，笑着说，“冈德，太让人激动了。

我都等不及要听你回来后的所有见闻了。

相机的胶卷买了么？

买了航班取消保险了么？

你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列在单子上了吗？

” “还没，”他说，一边小口抿着干邑。

“玛丽，你能帮我列个清单么？

” 她起了怜悯之心，匆忙起身去找纸和笔。

冈德正品着口中的干邑时，玛丽在纸上写下“清单”几个字。

他在一旁偷偷地看。

她用嘴唇吸了吸笔尾，又轻轻敲了敲牙齿，以集中精力。

她的肩膀圆圆的，很干净。

有玛丽当妹妹真幸运。

他们俩之间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。

不管发生什么，玛丽都会在他身边的。

.....

<<璞娜的真相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